

散落徐州的 民间艺术

紫砂壶：一掌泥土的修行

紫砂壶

紫砂壶制作技艺始于宋元时期,成熟于明代,以宜兴黄龙山原矿紫砂泥为材,历经选料、练泥、拍身筒、装接、修光等数十道工序,最终在千度窑火中涅槃重生。近年来,随着新一代匠人的回归,这门传统技艺与徐州深厚的两汉文化相融合,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。



紫砂葫芦(时攀作品)▲

●受访人

时攀,1995年生于徐州沛县,全手工紫砂壶手艺人。怀揣着对紫砂艺术的热爱,他曾在宜兴经历3年无薪学徒的淬炼,从最基础的打泥片、拍泥条起步,完整掌握了传统全手工制壶技艺。

其作品涵盖光素器、仿生器、手捏壶等多个门类,擅将传统工艺与现代陶艺理念相融合,打造出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美感的紫砂茶器。今年春天,时攀回到故乡徐州,创立个人工作室,致力于将源远流长的汉文化元素融入紫砂创作。

泥土不语

见证匠心淬炼

在徐州城郊的这处老民房里,时间仿佛走得格外缓慢。时攀正在重复着一个看似简单却至关重要的动作——打泥片。

木搭子起落之间,紫砂泥在时攀手中逐渐延展成厚薄均匀的泥片。这个看似简单的拍打动作,他每天要重复数百次,木搭子与泥料碰撞发出的声响,如同修行人的木鱼声,在工作室里规律地回响。

“每一记落拍都要用心,就像修行人的早晚课。”时攀凝视着桌上的泥片说道,“这就是基本功,是每个紫砂匠人必须经历的修行。”

这样的修行,时攀已经坚持了近10年。

那是2016年的冬天,21岁的时攀站在师傅的工作台前,开始了为期3年的学艺生涯。日复一日地拍打泥片,让这个年轻人一度心生彷徨。看着同龄人陆续成家立业,过着安稳的生活,他也曾动摇过。

“但师傅的倾囊相授让我坚持下来。”回忆起学徒时光,时攀的眼神中既有感慨,更有感恩。

“他不仅免费传授技艺,连制作工具都是手把手地教。”这种毫无保留的教学,在讲究“留一手”的传统手艺行当里显得尤为珍贵。

3年间,时攀从最基础的打泥片、拍泥条起步,直到第三年才真正开始学习完整壶形的制作。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了解到,紫砂艺术来不得半点捷径,每一道工序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用心的打磨。

2018年,当时攀的第一把官灯壶以800元的价格售出时,他感受到的不仅是收获的喜悦,更是对3年学艺生涯的最好肯定。这把壶见证了他从学徒到手艺人的蜕变。

出师后,为维持生计,他一度转而制作半手工壶。但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让他感到窒息:“一天要做十几把,没有对紫砂壶的思考,完全是在透支生命。”

一年后,时攀毅然回归全手工制作。“虽然速度慢,一个月只能做七八把,但每一把都有自己的想法,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。”

光阴如水流逝,当初那个在师傅工作台前忐忑不安的学徒,如今已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,找到了与泥土相处的最佳方式——不是机械地复制,而是用心地对话。每一记落拍,都是一颗匠心在这方泥土上的修行。



处理细节。



时攀自制的紫砂壶制作工具。

守正创新

让传统活在当下

在时攀的工作室里,一把已经制作好的汉纹壶静静地躺在工作台上。壶身线条刚柔并济,既有传统的韵味,又透着现代的简约。

“这些阴线、阳线,线条美感就像有公式一样,你必须按照它的公式去走。而创新,就要在这个基础上做文章。”时攀轻抚壶身,向我们解释着他的创作理念。

这把壶的灵感来源于徐州博物馆的汉画像石,时攀将古老的汉文化符号巧妙转化为现代的审美语言。

当然,创新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。在尝试将汉画像石纹样融入紫砂壶的初期,时攀遇到了难题:刻绘的纹样与壶身整体难以和谐统一,纹饰显得生硬,缺乏流畅的美感。

经过连续多日的反复尝试与调整,他终于找到了突破的关键——在壶把处雕出简化的玉龙纹。这一精巧的设计,既点明了汉文化的主题,又使纹样与壶形完美融合,提升了整体的艺术美感。

当这把历经打磨的壶最终出窑时,线条流畅,形制典雅,既保留了传统紫砂壶的实用功能,又展现出独特的现代审美。这个突破让他更加坚信:传统与创新可以完美融合。

为了让紫砂艺术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,时攀还尝试创作一些更贴近年轻人的作品。

在他的展架上,除了传统的壶形,还摆放着各式可爱的茶宠:憨态可掬的石狮、灵动活泼的瑞兽,还有融合了汉砖纹样的香插。“传统壶价格高,让年轻人望而却步。但这些小茶宠只要几十元,能让更多人接触紫砂艺术。”时攀说道。

除了个人创作,他还与徐州非遗中心合作,以汉画像石中的车马出行图为蓝本,开发了一系列文创产品。时攀“让汉文化在茶席上活起来”的心愿,正通过自己的一双巧手慢慢实现。



巧思撞色杯(时攀作品)▲

融合汉纹纹样的紫砂壶(时攀作品)►



本报记者 李莎莎

时攀在制作紫砂壶。

本报记者 刘冰摄